

希古堂集

希古堂文乙集卷第二

南海 譚宗浚 叔裕

擬收復信宜粵境肅清露布

臣聞惟天垂象故井鉞主乎揚威惟聖宣猷故睽弧利乎用武是以鬼方叛命殷稱克捷之謀獫狁侵邊周有蠻荆之撻然亦第以防風後至疏勒未降蒞羊水以行誅整蜂旗而致討況乃戶編赤縣壤接朱崖四十九州之烽燧無驚六百萬種之賓夷向化輒復膏吾齊斧犯我軒戈嘯青犢以成羣比白波而聚寇斯則圖披綠甲必嚴十日之征錄授蒼身不縱三鱧之暴陸虜水慄雷

厲風行惟

聖武之維揚實翦除之宜亟欽惟

皇帝陛下道演珠囊功參金鏡扈樓啟檢青雲諧瑞鶯
之鳴魚鞞輸珍赤野讐靈夔之響凡夫長榆而外祝栗
以西文閭百國所不名騶衍九州所不記莫不歌傳屬
國頌織太平盛函而葉鑄多羅奉表而使傳震日鑄鷲
西獻祿東贊願備親藩捧兔前來頡利厥爭隨入仗豈
特大宛入貢無煩昧蔡之重封滑國歸朝尚識岷山之
貢道而已哉乃有逆賊陳金釭者肄江餘孽在澤呼羣
非回道入而箍桶爲生非都祭酒而刻符自擅初同幸

草沐小雨以潛滋繼飲狂泉煽邪風而各競甫經掩捕
旋卽遁逃螳奮臂以常騎獍反心而又噬嘯聚若南山
闕忌僭乘鹵簿之儀驍騰異東海孫恩輒擁樓船之眾
擾攘乎灘瀨憑踞乎高涼致使兩粵瘡痍一隅瑣尾村
閭盪燬擬同新市之焚商販蕭條多避平陵之劫誠宜
剖巢奔穴盪穢滌瑕寸斷根株無合滋蔓臣等仗鉞斯
慚同袍竊奮知三千人而可敵合十八道以齊攻竟薄
鼉巢遂窮虎穴幡竿亦折劉寄奴之勝算原操盾墨徐
磨傅修期之激昂可想隨營各員等或龍驤鳳振或奮
景騰雷避黃騶之少年識白馬之義從王彥深之知己

獨有龍泉周文育之功名非無大槩營標各兵等鷹獍
之倫豨突之勇韓擒虎橫江可濟周盤龍擲箸先馳臨
陣輒如平常聞賊亦作喜色黃金繫肘嘗徵臂上之瘡
玉壘揮兵共懾眼中之鐵義勇等則隴西壯士獨有陳
安塞外精兵還隨李瑒或軍同平射或兵號解煩著絳
幘以爭馳斬白題而競上尉破胡之勁卒大力蒼頭李
都尉之屯兵奇材劍客於是藝鴛鴦之馱鐵炬齊飛揮
龍雀之刀長圍屢合彼賊巢峯屯虎落路險羊腸以爲
劍閣道中必難生入洞庭湖裏除是飛來勇劣同於怒
蛙走尙窮於挺鹿我軍乘風縱火因壘爲城虎鬪穴中

蛇奔陣裏以某日日進軍南山白花塘各處兩廣徐分
四甄競進楊大眼控弦迭上劉窟頭土穴潛逃望狐帽
而並懼軍威截驢耳而敢爲間諜彎弓忽過驚爲霹靂
之聲按稍而前便越蚰蜒之塹而且示之間暇誘以招
徠餉黃柑而怵以先機種葑豆而仍勞詢問置營中之
勾鑠游軍尙俟於彌縫彈塞上之琵琶精騎乃從而掩
襲崑崙關奪依然筵上之張燈鄆汴兵摧未息行間之
鼓樂某日日進抵嵩坡石骨龍頭峒等處據層臺而壓
卵捧渤海以澆瑩頓戟星翻塞旗月落奚康生依烟以
進蘇定方乘霧而行持練徐登裏氈深入奮賀公苗之

梃奪隘無前聞甘興霸之鈴先聲共懾我緣鐵嶺而徑
度彼攜銀鵠以焉奔冀成三捷之功已竭九攻之力惟
逆首地猶黑子人比赤軍連雞已困於俱飛狡兔尙矜
其三窟瞻原類鼠業五技以俱窮聲乃同豺尙羣牙之
宓厲我軍玉帳徐移牙璋始發從容決策卜早戮乎羅
平慷慨臨戎誓卽除乎徵側今逆黨蝸角自爭狼心始
化鴟還東徙雁擬北歸帶我金犀燭其襖縛旗書歸順
屯永安而卽獲阡能軍置偏廂取蔡州而亦煩李祐遂
得瘞楊就戮相柳先誅鬻肉而噉杜曾驗鼻而誅王簿
箴鉤細縛犬銜葛恪之尸玉導已抽烏喙桓元之目懸

藁街而并示懾孤穴以窮追天山之貳負長囚水底之
九龍不作留犁撓酒雙函馳飲器之頭智并埋妖千載
辨專車之骨遂以某月日收復信宜城時則斥堠烽銷
麗譙雪淫妖巢盡毀遙空服匿之廬石廩長封還地易
京之穀士女旣扣釵而拜農毗亦解耒以迎豈徒功比
獲嘉抑且慶同破銑旣元凶之已馘爰整旅以先還吹
蠶則月滿狼山洗甲則波濺鳶浦射場草偃空營留蹋
踟之機變洞花明振凱聽魚鳥之曲從此春農各事秋
戍長閒喜鰲極之底平卜鴻波之永息賤錢遞納應知
稅免黃魚妖廟全焚莫更靈欽白虎龍衣已燼謝神酬

撒帳之錢馬式遙呈馳驛並鑄銅之鼓是皆由我
皇上異命重申宸機獨斷

皇圖克鞏遠逾夏服之區兵氣潛消永靖越裳之域故
得威騰丹徼澤普朱垠歸懷而職貢成編忭舞而中和
獻頌長笛短簫十曲奏黃神之樂板狶木螿千年登白
阜之圖百蠻之反側全安五管之橋虔悉定戈鋌已息
豈煩鎖鑰於北門冠冕纔通請勒碑銘於南海臣無任
慶抃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擬庾子山謝滕王賚馬啟

承教垂賜馬一匹肉駿磈礫骨相權奇逐電猶飛嘶風

自韻疑來西極特見驍騰倘遇東阿彌增聲價信儕稱
於漢駿足媲美於秦鳧謹當薦以青芻飴之丹棗洗來
絕澗疑翻渭水之流蹴去寒沙常帶陰山之響質殊充
駟惠等脫驂感德殊深報牋倍亟

其二

某蓬蒿陋質樗櫟散才第跨雞棲徒騎款段按圖齊郡
但覩眞形涉想滇池難求異品猥承嘉惠俯賜雄姿懸
瞳則紫電猶浮蒸汗則朱霞忽赭顏淵倘見應生曳練
之疑魏帝初逢定滅熏衣之氣陋漢銅之有鑄嗤秦鐵
之徒誇驚滅沒於龍文巧盤旋於蟻垤遂使馮煖下客

竟得乘車衛賜宴人居然結駟飾銀珂而踏月振錦轡
以流星不驚銜檝之傷自見箭雲之影過章臺而拊扇
不覺徘徊上虞坂而牽輪詎嗟疲頓癖嗜敢矜乎支遁
馳驅願効於孫陽感媿交并黎收

壬午江南闈中謝湘陰師相餽菜啟

伏承遣園官餽菜三十束夔筍儕而共美楚萍擬而非
珍潤帶紫烟香含清露蒸同盧氏之鴨美擅庾郎之鮭
恭維中堂夫子當代皋夔中朝頗牧治軍整肅珍蔬遍
種於蕪菁察吏嚴明善類必全乎蒿菑於躑躅半園之
際寓芸鋤四海之心愛才則好篤嗜蒲去惡則威嚴拔

薤宗浚識類棗昏材慚穉散憶昔斷葢佛寺朗吟宛濯
於冰壺迨從賜菜官廚頒賞幸偕乎綵勝志懷直諫如
魏徵之喜食醋芹才足匡時媿庾亮之能留薤白今者
炎蒸漸減校閱方勤轉枯腸而歐句難聯笑儉腹而蘇
文未熟忽蒙嘉貺如獲奇珍比甘則儕千里之蓴調味
則芼九真之桂集生徒而肆禮待開瓠葉之筵藉佖使
以申詞宛報韭花之帖

謝張瑞穀同年惠荔枝啟

承惠荔枝數百顆細枝露浥翠葉雲敷仙李慚珍御甘
掩美雖復嶰山紅雪嵬岵千層洛浦丹霞璘斌萬疊不

得譬此晶熒方斯續絢某讀左思之賦素豔芳名披白
傅之圖飽思佳實恭承嘉惠曲降鴻施綴鳳卵而長圓
釀鴛漿而自暖瓏瓏霧照冉冉星浮美溢越醪芳逾楚
醴千枚摘遍奚煩惠郡之猿雙顙銜來不俟秣陵之鶴
既供饑腹彌助枯腸何殊抵玉之珍愧乏報瓊之誼伴
詩筩而寄遠幸未勞驛騎飛塵佐酒盞以嘗新定壓倒
江珧俊味

與馮越生同年書

京華判襜音問闐然比聞還鄉動止清吉惟吾與子迹
疏心密情好所洽若磁引鍼積懷所抒譬松悅柏每當

芳草積徑白雲在天未嘗不追念嵇生睠懷元度也疇昔津門幸隨計吏羸膝挾策何啻千人君獨顧余傾衿送抱商權經史評量文藝橫覽八表下窮九淵軒眉縱談樹頰騁論熱客入座或忘接懽奚僮觸屏猶共剖辯既抵京國過從益多聯游呼東舍之驢倦話翦西窗之蠟拈題唱和則渴吻轉於蒼蠅選勝攀躋則豪興逾於青兕當時此樂自謂尋常元髮未凋素心永契斯晨斯夕息壤期之以今追思邈如墜雨其爲恨恨抑可言耶僕以菲材橫被蜚語醜略厚不能消嫉妬之心魯酒薄不能澆塊壘之氣諒亦由賈逵忤俗邊幅罕修劉勰攻

文聲名未起故也自返五羊擁書閉戶嚴君督責不令
交遊日陳古書如嗜甘炙齋外小圃特饒幽花紅蔦朝
霞白泣宵露蕭蕭之葉埽而烹茗鬱鬱之松折而代塵
讀易桐下吟詩竹中苔藓罕來默住而已間以餘閒學
爲儷體享帚自珍擊轅徒唱來書盛相夸飾言溢其量
是使東鄰醜婦弄彼妖姿南國小巫矜其神術殆將爲
混沌以書眉抑或果醜俞之失聽也足下居鄉獨饒幽
勝蠶桑著譜種橘輸租送蔬可課於園丁撲棗不嗔於
鄰稚乘果下之馬聊訪友朋鱸槎頭之鱸足備親饌偶
或出遊遠眺林漉海目橫其前牂柯匯其右波濤激負

風日開朗萬擘浮水喧疑過帆羣鷗點波皎若飄縞睇
邱壑則愜謝敬輿之趣臨陂塘則慰應休璉之懷抑亦
何適之不樂哉來歲春明想當就道僕牽塵網尙爾徘徊
故知跛鼈無望於追風潛鱗已安於止灤惟冀足下
淄川射策褻然舉首長樂獻賦立登要津是所厚期已
海濱寒燠慎護起居紙短情長相思何極

與潘繹序前輩書

新春連奉上尺一想達典籤前月任卿前輩入都適因
賤事膠纏未獲馳函左右旬臆約結意殊悵然比惟老
前輩校蓬山之籍斟郢水之醪揚蕤翰林榮問休暢幸

甚幸甚浚以泌側之棲遲兼周南之留滯方今四門廣
闢九寓清晏頓天綱而造士拓賢術以招賢固無俟於
周燮毀車逢萌擲楯遺榮幽藪韞櫝明時若乃何點還
山不思詣闕高柔戀室未要作官浚雖疲庸亦正不敢
出此也惟是遇等餓麟迹同窮鳥范丹甌冷趙壹囊空
欲經營而司業錢稀欲借貸而監河粟少加以質本庸
鈍性兼慳拙入田竇之室則足已趨起詣金張之門則
顏先噤瘁或乃連牆弗謁投刺鮮通羞濡體以分魚恥
張羅而逐鳥裴子野之篤志未肯詣人吳季重之寡歡
頗難諧俗以茲乖迕坐致阨隴匿迹類於蜘蛛佯瘖佯

乎鸚鵡良可笑耳嗟乎人生出處蓋有命焉或搥鼓而
回帆或累丸而上阪挽六微而輒中未必才高博十擲
而屢捷豈云技拙惟願滑和其性蓬累以行與世猗移
隨時伸縮彼有譽僕以宏微之恬澹許僕以亭伯之孤
高者豈其然哉豈其然哉計自仲秋始當就道津梁雖
隔會晤匪遙然計老前輩此時必當駕輶軒持英簞馱
征奉使鳳藻衡文未免契結雲龍而迹睽風馬是則廢
中伏櫪難陪八駿之游峽畔停舟虛羨千帆之過老前
輩得無若鄧禹之笑人而浚祇學孟嘉之送客也乎前
書縷陳各節尙希示覆天邊黃鵠仁見翱翔江上紫鱗

幸通惻愍任卿前輩處祈并道我訊起居也朱夏炎熯
尙宜攝衛

荅梁庾生茂才書

庾生足下落月滿屋停雲在天念我故人愛而不見承
接來訊備言出處之義甚善甚善昔引繩是譬王生致
議於寬饒薦士相期任卿貢言於司馬古人所稱何以
加此雖然竊意足下知僕之未深也蓋嘗論之夫人生
稟五常貴於萬物肖三才之貌蘊四德之全橫目而靈
任心而智其有耀洪伐丑芳馨騰輝五牛之旌勒功九
龍之鼎斯最上也亦有學綜游夏履該顏原論文藻則

麗若霞虹語節操則皜如霜雪斯又次也若乃辭六戟
謝三旌借巖藪以藏聲遯山林而鏟采帶裘隱士自樂
田間負局先生相隨野外斯最下也僕雖疲鴛亦嘗細
書冊府矯翼崇賢假使鉛刀有效用之資璞玉有待沽
之價猶當馳驅華轂蹶躡長纓守齟齬之小文勵翹翹
之素節奚敢凌順颿而甘同退鷁涉坦路而自效跛牂
也哉徒以識近專愚性成偏激枚臬善賦世或等於俳
諧趙壹負才人多議其骯髒以茲悒悒恆致寡懽晷短
愁長貌榮心悴此無他山猿戀穴飾錦績而轉驚海鳥
避風饗鼓鐘而不樂也自來巴蜀倏忽三年每見仕路

險巖可駭可愕言甘同於舐蜜禍發甚於踰機朝摩王
貢之肩夕刎耳餘之頸稍誇詞藻則疑徐叟逼人偶競
機權則謂江公盪我宦途波浪無地無之甚有誼託韋
弦好同車笠含沙暗射推刃相加讒譎劇於青蠅盟詛
淪於白狗嗟乎嗟乎焦原非險莫險於人心瞿峽匪艱
莫艱於世路此朱公叔所以發憤而絕交馮敬通所以
憐傷而作賦也已又去歲舍弟亡殂彌增惻惻鵲飛玉
碎碎裂珠沈昔同帟帷今隔泉壤垣山之鳥甫振其羽
遽翦其羣寒谷之條旣披其枝又悴其榦凡在識面儻
切慘悲矧在同氣能無酸鼻每至寒日淒泪猶飆怒流

窗外竹梧蕭騷作響鬼車鳴於座測陰火出於檐端四
顧屏營潛然淚下當此之時雖復陳絲竹饜牲牢加我
以五釜之榮炫我以七貂之貴亦奚味哉亦奚味哉已
矣來秋卽辦歸計雲峰之下浪水之濱舊有敝廬足蔽
風雨種秫卅畝聊資酒材植桑百株并謀織具練衣菲
食粗給而已或以餘閒覃思著述讀易能知二卦談詩
粗識四聲冀將上荷門基勉傳先業若乃命儔挈侶歡
竹評花開筵而款程華奠椀而交尹敏我黻子佩陶陶
敘懽余松爾筠介介勵節則又極娛游之雅縱文酒之
豪飲乳酪而嫉忌全消譬薏蘇而憂愁盡釋求之吾黨

亦有人焉足下卽其一也嗟乎庾生列鼎而食不如一
饘庇廡而處不如半椽仕無中人豈若歸田樂悴任運
菀枯在天優哉游哉惟以永年若乃闔戶鑿坏沈河跪
石衣蘿帶藻餌朮采芝或築塹以自居或焚山而不出
斯乃高人之狷介匪余心之所存正無俟文飾而誇張
牽連而譬況也已鄙懷如此仍望謦裁新春始寒伏惟
珍重

此余已卯作也越歲乞假南歸有終焉之志卒以人
事牽迫孟浪出山初志不堅當爲良朋所訕笑矣存
之以志吾過

自記

答門人岑琰論駢體文書

昨辱過從并示大作華燬五色韻諧六莖豎標亭迴振響清越吾弟際此英年鏗而不舍何患不突過古人也耶承論駢文微及鄙見僕於斯道頗嘗究心倅海知源登峯絕險受顏延之家訓承孟喜之師傳請臚述一二以爲教學相長之助乎夫文章之由散體而變爲駢儷此自然之勢也譬之織絲以爲衣裳而衣裳或加繪繡釀麴以爲酒醴而酒醴更益醱釀踵事增華如斯而已自韓柳振聲歐蘇嗣響裒所自製名曰古文偶體一途遂遭掎擊目梁陳爲蟬噪詆邢魏以驢鳴蓋嘗論之屬

文者果能樹骨風騷探源訓誥屏除佻冶剗削膚浮則雖字必貫魚詞皆噉鳳究無害爲簡質清剛之作宥堯瓌璋之觀若乃虎賁襲形壽陵學步空疏以爲古澹器張以爲怪奇此卽使馳騁縱橫或近坡老雍容揖讓遠希廬陵其與駢文之濫濁膚庸者何異是則楚齊得失未有定評董墨是非無庸深辨正不必愛磻珉而輕隨卞喙蒲歎而賤牲牢也已惟是僞體繁興其弊有二往往詞傷連犢語雜浮夸假煙楮以事應酬挾綈裘以爲干謁驚魏侍中之蛺蝶騎宋游道之獼猴取給一時忘其百拙譬之丁覘十紙便云筆過王褒齡石百函乃詡

才逾劉穆是曰應俗其弊一也亦有鉤棘其詞清羸其
貌創爲澀體別啟岐趨鵠不鵠而烏不烏驢非驢而馬
非馬譬之賦多奇字遽欲挾班馬之藩詩喜拗聲卽云
仿曹劉之作是曰贗古其弊二也此猶舐煉丹之鼎思
狃天門浮濟水之匏冀窮地軸何足語於作者之林哉
國朝文教大興英俊雲集稚威以橫翔捷出之才兼淵
奧湛深之學振奇吐逸夔絕一時若驛軒之瞻采陸離
甘亭之古音璆亮抑其次也至曾賓谷詞氣舒雅而字
句時近率易洪稚存筆致高古而篇幅略少變化昔賢
絕技未易效顰又如陳其年袁簡齋吳穀人諸君子才

力未嘗不豐偉然近已戶誦枚皋之集家傳劉峻之文
異軌斯歧未流頗濫時賢所尙慎勿趨鶩焉竊謂近年
文體日就庸猥將必有揭千年之燭扶九服之輪獨開
町畦自新壁壘者亦猶字母傳於西域擴周沈之舊規
畫法盛於南宗變張吳之拙派窮妙極精後來居上吾
弟以爲然乎否乎又大作體高格遠無可摘疵惟喜用
宋以後事似宜選擇昔飛卿文章或近徵郭令公故實
疊山牋啟并旁及辛稼軒小詞前哲所譏不宜沿襲匪
特此也古人篤志墳典文字乃其緒餘是故染翰操觚
率同機杼取材運典別自鑪錘雖驅遣不外羣書而領

悟各有心得是以任沈隸事不襲左潘王楊屬辭匪沿
庾鮑卽至晚唐之温李北宋之歐蘇亦莫不如此否則
搜狐穴之奇拾兔園之唾掃摭故典抄撮類書棄藥之
渣重調乎雉鼎缺鏗之劍再拭乎鵝膏鮮有不令人憎
厭者矣吾弟但當斟酌篇帙沈浸經史口誦千賦手披
萬籤自然拓宇崇閎結體淵雅裴遐齒頰如聞琴瑟元
音謝拙文詞大有膏腴雋味此中甘苦當自知之無待
贅述矣謹緣下問略貢讌談積雨陰寒伏惟自愛不宣

抵滇寄廣州兄弟書

余於八月出都抵滬後先遣一力送孥歸粵余雖忝暴

勝持斧之榮曾乏朱穆辦裝之費竟不獲紆道牂牁藉
伸悃悵悵矣如何自爾踰鄂渚涉洞庭毒熱燥體如近
甑炊燉雲驟垂斜掩半黑甫欲頽壓輪囷又起翼以狂
飆春撞檝捩山岳爲之欹側波濤爲之潰澌石戰如雹
水懸似瀧刁刁調調萬竅號憤我舟膠岸絀於叢蘆身
輕鴻毛命寄鰐齒當此之時謂將師申徒之高蹈從彭
咸之遺則矣翌旦旭霽甫慶更生權郎欣忭篙師謹舞
溯流襄羊乃抵武陵江流如環渟淨泓澈深者揉藍淺
者脆騰猗猗芷蘭臨渚散馥拍拍鳧雁唼波索藕扣舷
擊汰意愜久之曾未更旬漸臻險境其山則長脰修股

連指駢拇巉巖憑霄崢嶸拒日仰矚紫漢不見其頂半
峰以下純作紺黝石帶獮狀厓多悽音寸枿不生童裸
而已其水則激湍洄澗千丈露底金沙燦簇潔瀾平曳
頗似贛江又疑湘渚及乎下漩渦觸奔洪飛騰駿馳翕
忽鶩沒怪石如鋸呀呷趁人驚雷未停瞬顧百里折篙
敗檣良可戒心至若雨師收潤於巖端曜靈施輝於雲
表炎歊蒸涌光怪環發虹申赧駁橫若絳天元蛇曝鱗
飛鳥落毳或乃注毒流於澗谿激湫洶黃側岸濃黑舟
人漁子遇而弗睨蓋甯忍夸父之渴未敢挹陽侯之波
也旣泊鎮陽舍舟而陸仄徑紆鬱愁霖慘淡但見虎迹

罕逢人蹤時遭遺黎狀類黃馘城鄉蕭颯乃同窮子之
廬溝渠污積是曰穢人之國念昔承平以來深沘崇墉
豈無守禦高臺飛甍豈無營建直阡橫畝豈無耕畝齧
童跌老豈無保聚中更兵燹再逢灾祲去者麇逸存者
鵠棲哀甚郢墟愴同燕社故知懷惠鰥窮必資召杜撫
輯流亡實憑岑薛自媿輜材謬膺民社能勿顧高軒而
辟汗撫華組而慚沮者乎滇中風土較黔差勝山既豁
問天亦晴朗署中文案紛如蝟毛剖毫析芒稍見端緒
聞諸僚屬政簡事稀疲駑中材諒可卧治惟是昔侍青
瑣備承殊渥今膺繡衣遠移天末犬馬微忱惓惓難已

頗懷魏牟江海之想不免張衡京國之思又或涼風拂
檐落月滿屋判牘既倦舉觴罕儔攀翫園條藉踐芳草
雙酒苦醞容易陶然忽乘雲車若返京輦題詩江亭之
隈策杖顧祠之路塞衛可跨兼馱古書寒魚乍烹偶仿
鄉鱸言笑晏晏談鋒恣飛晨雞喔鳴乃復驚寤寂寞擁
被淋浪霑衿曾謂斯遊邈若霄漢吁其唏已蓋嘗論之
自太素始分稟才各異出處之途多侷亨屯之致懸殊
或性非所安則魚棲深樹或才非所試則驥服鹽車必
至於點額貽譏奔踈致患憶自早年偏嗜文藝筮政之
方理萌之術未經津逮罕曾咨討若負慚強就恐龔黃

笑人每慨汲黯清修思還郎署吳質雅才願辭邑令古
人有之今豈異轍倘幸獲重依

禁籟再直金鑿假去鷁以順颿沐朽株於膏露斯所大
願也如其不然終當辭蟬林薄解龜江渚匪惟藏拙亦
以避賢必不使蛙廩虛糜貍庭騰笑粵滇迢隔縷布區
區敬勗光儀努力努力

提學四川下車觀風教

蓋聞陳詩采風制從周代乘軺問俗事著漢典近時學
使者按臨直省例有觀風月課題目卽其遺意也本院
世守儒宗門承通德憶自穗垣講學會從北海以挈經

迨夫杏苑簪毫遂預東堂之射策始含香於蘭省旋珥
筆於芸廳渥荷

絲綸俾持英籟惟四川岷峨挺秀江漢鍾靈名區上應
平星精沃野競推夫陸海溯務相啟疆之始漸闢榛徑
迨文翁設教以還咸知學行西京一代文士尤多長卿
以瑰賦標奇子淵以清詞見賞垂簾隱士借賣卜以藏
名執戟郎官著解嘲而託諷人才之盛孰能逮之魏晉
以來名儒蔚起淵源有自試稽秦宓之書節行可傳備
載常璩之志魁儒碩士更僕難終有唐則伯玉蜚聲青
蓮振響牢籠百代冠冕一朝繫炎宋之崛起有眉山之

濟美外若黎鎔經術邀賞譽於廬陵李燾長編繼蒐羅
於涑水王禹玉則制詞典麗范景仁則史學淹通抑其
次也爰泊元明英賢接踵備詳志乘無待縷陳

國家闔澤藹敷仁風栲被洞四門而啟鑰頓九野以張
維多士生長名邦涵濡雅化黃環赤箭應多鍾毓之奇
美玉琰珠恐有沈霾之寶本院下車伊始輒擬出題目
數條用覘士習惟八比肇源於宋代五律託始於唐賢
宜抽祕而騁妍毋蹈常而襲故至於羣經詁訓諸史條
流實藝苑之津梁乃詞林之根柢繹山東大師之緒各
有心傳紬柱下太史之藏宜明掌故故以經解史學等

題次之若夫詞賦一途雖云小技揆張藻繪濬發襟靈
修詞必貴乎安詳樹骨務求乎典重詆文章爲芻狗原
列子之寓言薄辭翰以雕蟲第揚雄之臆說故以古文
駢文詩賦題次之諸生等或許鄭窮經或董晁應策或
擅握蛇之美或推繡虎之雄或兼能於杜短周長或擅
譽於馬工枚速抽書任答無難十事皆知援筆立成固
可一時並了卽有操絃甫學製錦未工精裴旨者未曉
樂談擅沈詩者不嫻任筆縱未如柳文暢之才具足兼
十人要當若鄧仲華之傳經各守一業亦許分題競奏
執藝成名勉期至海之功各奮顛門之詣本院躬親校

閱廣事揆求如有文藝出眾者定必優加獎賚以示鼓勵儻或捉刀是假飾鼎相欺資潤色於他人侈剽鈔乎舊說彼煉丹之九轉未見成功卽飲墨之一升豈云過罰要非本院所願期於諸生耳抑又聞之文藝者末也品行者本也諸生但當勵志裘杆束躬繩屨宅心醴粹敦履璞沈不徒丹素之勤功并學朱藍之變質文詞足用洗祕書著作之慙華實相資兼庶子家丞之美無蹈囂浮之習無安淺近之圖異日者必當蔚作時髦儲爲國器行見弦歌化洽徧傳彭濮微盧豈徒閱閱官高第數韋匡貢薛勉求實學並勵純修

釋譏并序

光緒十年舉行京察大典時翰林院漢學院學士徐公以余名薦余再三辭焉弗允定章凡京察記名皆外任時談者多譏余讀書雖博而不能通於政事因撰釋譏以解之

客謂余曰或稱莘媵負鼎以干湯太公鼓刀而致主彼諸賢者豈真欲苟合以逢時哉亦惟急求乎知遇而已故曰苟有車必能以致遠苟有德必能以匡時其在內也則出入帷闥建言箴闕其在外也則擁旄樹麾敷歷封圻果存心乎利濟願致治於雍熙將盤根而錯節亦

何適而非宜今夫子韞韞百氏喉衿六經饜膏飶馥蹠
幽窮冥其於學可謂懋矣揚葩摘藻下筆成章采含丹
腹韻協笙簧其於文可謂富矣顧乃戀承明之直薄銅
墨之官但樂鑽擘於殘缺不思康濟於艱難是猶舟楫
具而不以利涉稻粱充而不以爲餐藏笙簫於壁間而
不求振響委珠玉於澤裏而不欲耀觀也孰若舒驥步
振鳳翰奮升騰於仕路雪詬病於儒冠也哉客言未已
余乃盱衡而言曰吁若子者所謂熒燭醯雞少所見而
多所蔽者也居將語汝粵若太素始分乾坤定位地爲
聚塵天爲積氣莫莫紘紘孰知其類稟性效靈厥人最

貴度穀知仁冠紉知義觀蹠遠而文算京垓而智與益
不能以限其聰明圖書不能以藏其奧祕然而材鮮全
能器難兼備因所長則易敷施用所短則成困蹟故夫
貞者守一達者尚權柔者持重勇者赴先樸者敦素夸
者飾妍辨者馳博嘿者靜淵直者傷齷巧者差緣惟含
精而受氣早稟性之畸偏咸一長之自表豈眾技之能
賢是故姬旦之文不能以刺繡顏回之智不能以操船
力牧軒后之聖臣以之識塗則遜牧童之習熟衛賜孔
門之辨士以之諧俗不如馬園之媿嬾子獨不見夫天
道乎渾渾元胚茫茫大造孰握其樞孰探其奧然月不

吐絀於永晝日不耀燭於重昏嚴霜不飛於熱阪溫露
不潤於寒門繁殊能而異用儼各判其司存惟物亦然
木實竹虛芝榮菌落濁鮒清儵短鳧長鶴巨木之良者
不產乎葩華文禽之美者不供乎擊搏鳥鼠同穴而異
能松蘿共枝而強託藕菱不求陸地以移根騏驥不學
神龍而解角以及干將不補履明鏡不蓋卮神龜不登
俎寓馬不任騎粉黛匪充腸之具衣裘豈禦暍之貨彼
物性之蕃變稟大小而各宜不量枘而受鑿終必誤於
所施詳觀往牒若吳質居官而不樂者情也張敞在外
而無奇者志也名聲有播於潁川而滅於宰輔者屈於

才也勳業有敗於粟邑而理於潁陽者限於器也假使
強隨陸而統絕漠之師命遷固而責平胡之績則慎矣
驅鄭賈而算米鹽之雜屈李杜而司敲扑之繁則蔽矣
今僕迹非詭奇志非肥遯幸珥筆於蘭臺冀蜚聲於文
苑慕聃史之養真希東方之大隱超希微而兩忘庶敦
良以無悶且夫酬

主知者不必定處珥貂之職也報

國恩者不必定須汗馬之功也昔漢王充云漢德隆盛
比於三代宜有鴻筆之儒歌詠揄揚列於雅頌唐韓愈
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僕竊不自揆量頗欲追蹤於二

子著成一集纂輯乎

列朝之

聖迹揚屹乎

昭代之休風播之以絃誦協之以笙鏞使薄海之內雕
題鏤頰胡老髻童咸憬然於

神謨之燁赫

景命之昭融瞻鴻儀於王會賡復古於車攻將貞觀之
政要不能媿其美太平之治迹不能匹其隆誠如是是
亦爲政矣又何待乎耀豸章之服而紆龜紐之銅也哉
且子徒知外吏之榮而不知其累也當夫朝露未晞

陽方始集若鳥巢聚成蚊市晨參大衙魚魚進止斂膝
整容低心弭耳講譟函胡仰窺意旨不敢抗聲鶚視而
已奉教遵行喏喏連起至於判詞受牒高坐堂皇形茹
意散舌繚口張簿領填委紛如聚蠹罔知原始惟吏是
商偶出一教詐偽滋彰虎胥鷓隸張橐滿囊又其甚者
齋閣酣眠高陽策騎懶閱獄詞罕觀啟事謝客常遊孔
公但醉擊磬歌鐘熏天沸地僮僕糜於酒肴姬姜豔乎
珠翠及乎陵谷變遷時移勢異孫秀陰傾任安罕至班
宏之冒帑虛多張說之橫財易置始頤指乎衙官終搶
頭於獄吏故曰閭媿之容不可使爲姣東野之御不能

變爲良種疾藜者罕嘉實佩艾楸者無芬芳今之爲仕者目未睹乎漢條手未披乎唐律但羨乎冠蓋之豪華宴遊之淫泆斷未有不斲指受傷而素衣變質也豈吾儒之履潔蹈忠者而肯出此方今明明在朝穆穆布列開幕府者半屬陶劉膺墨綬者罔非岑薛僕處其間譬之銖塵安足增崑閭之崇尺波豈能益滄瀛之闊惟願守蓬觀而棲道山藉枝官而養拙若夫流俗之輩謂京曹之困躓遠不如外吏之寵榮故人則蓄羨華棖之麗出則樂聞呵殿之聲衣則願裁百幅之被食則欲饜五侯之鯖斯則所懷愈鄙所見愈輕徒以耀臧獲而誇孩

稚耳豈吾人之所營吾願子室心息念卷舌杜爭甘學
河伯之退嘿而無爲田巴之妄鳴也且又鷓鴣向暖而
畏北翔橘柚垂陰而宜南植伊百越之先賢多潛修而
蘊德恥干進以希榮甘守冲而抱默以故杜門却軌不
就徵車覃思著述密爾自娛則漢有楊孚陳元其人焉
學爲人師鄉黨所式傳經授徒勤於訓迪則唐有區冊
趙德其人焉希情冲舉泉石是盟蟬蛻濁穢鴻冥太情
則宋有古成之白玉蟾其人焉以及江門講學而超元
抱真藏名而避世西園奉母以著書海目工詩而寫志
斯皆賢達之遺風鄉閭之故事吾竊願追美於前修又

安肯冒緹網而撓榮利客乃憇然避席曰鄙人固陋昧
於出處之宜今而後昭晰無疑矣

受業子壻陳慶龢校字

希古堂文乙集卷第三

南海 譚宗浚 叔裕

重刻四六法海序

易有之物相雜故曰文說文云文畫也象交形然則據事直書不加修飾者非文也鑄詞無法徒事鋪陳者非文也蓋文之爲用稟經以宅體隸事以騁才造意以謀篇摛華以敷采四者備而文成矣樊南生云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其斯爲文之正軌乎自六代靡而浮詞多八家興而散體變遂疑儷語悉屬淫哇或以爲累牘連篇譬賣瓜之求益或以爲窮妍極巧類刻

楮之徒工殊不知四六之文固承周秦兩漢而變焉者也溯從魏晉下逮隋唐家置縹緗人懷鉛槧觀夫潘張顏鮑之作任沈徐庾之篇王盧振聲燕許騰軌常楊鉅製溫李小文固已雕畫奇辭邳張異采波瀾莫二涂徑攸分卽至冊籍所書簡編所著衛恆書勢劉勰文心葛洪之集仙方楊銜之稱佛寺徐岳以談測算酈元以考方輿劉孝標注世說之編郭景純製山經之讚庾慎品書謝赫品畫恆組織乎華詞張湛注列郭象注莊亦時標乎雋語以及解經則崔靈恩劉光伯徐遵明辨難諸作著史則范蔚宗沈休文李延壽敘論諸篇莫不語盡

駢衡句無隻運無他鈞匪資乎獨繭彈無取乎子絃苟
其吐屬清新自爾屏除浮濫又何嘗不與古人殊塗而
同歸哉惜乎俗調庸庸陳言厖雜駑蹶僨轡并疑北野
之鮮材嫫母弄姿轉覺南威而厭拙揆其流弊又可得
言夫文章體裁各有施用泉石匪廟廊之具堂陛豈山
林之觀乃或罕別淵源肆憑胸臆非狐非貉自創形模
爲鶴爲鳧罔知裁酌見譏作者貽誚通人如蕭良上齊
武之啟詞頗同於案牘杜確序岑參之集文竟類於碑
銘其弊一也簡質者修詞之要詳明者立語之宗乃或
牽引支辭莫知本意贅似書驢之券詭同喻馬之篇文

雖麗而格卑語則繁而義晦如溫子昇寒陵之石全敘
武功崔安成少室之碑半陳聖德後先錯序輕重失宜
其弊二也古人所作輿寄深微得之自然匪容摹擬如
或學壽陵之步襲虎賁之形刻鵠忘勞雕猴費巧勢必
至多辭害志得兒遺神如張平子之應間以方曼倩則
已乖徐騎省之連珠以比陸機則已贅旣云絕作何取
重儻其弊三也詞章之美雖曰同途杼柚之工要由自
運如或蠅鑽是巧獺祭爲能掇彼碎金丐其香草蹈常
襲故活剝生吞如邢特進之撰文竊自沈侯之集李嗣
真之論畫全鈔姚最之評匪僅描摹直同剽盜其弊四

也且夫江河行地源委必明日月經天景光不徹苟學
修而既懋卽翰札以必爛胡有好騁新奇故爲鉤棘聲
隅取義詰屈諧聲萃奇字於劉歆訪異文於朱育又如
吳叔■之孤峯絕壁以怪怒而見稱徐彥伯之瓊岳銑
溪以堅深而自喜徒形奧澀終乏精純其弊五也至如
賦詩鄭野必辨貞淫論事齊庭亦分雅俗胡乃冗長失
節雜糅無章習胡叟之鄙詞效枚皋之俳語如虞通之
讓公主之表曲寫俗情王摩詰敘禪師之銘好排成語
貌爲樸直祇便空疏其弊六也凡茲六弊未易刊除雖
在前賢猶多不免宋元而後自檜無譏會非鳳閣之住

篇半拾兔園之餘唾揚子雲詆爲篆刻正自非苛李士
恢日以輕浮豈云過刻貽羞大雅殆匪無因也已惟
別裁精審取錄矜嚴去臆留真式浮振靡積波頓挽重
迴螯極之流昧谷長昏忽揭龍銜之炬庶足導澄瀾於
萬壑懸朗鑒於千秋嘗考選本之興權輿蕭統嗣時厥
後遞有搜羅俱乏聽真罕能學步許敬宗文館詞林之
帙徒賸叢殘李明遠太平興國所編過於繁富姚鉉收
而近隘章樵補而未精外若張大如梅鼎祚等書則又
誇薈萃於諸家未及折衷於一是惟前明婁水王先生
志堅所選四六法海體裁完密義例精詳旣掃繁蕪亦

除佻冶信所謂士林之總鏡藝苑之初桃雖其瀏覽未
宏編摩偶舛於江南則所收從富於代北則所采獨稀
若高令公頌徵士之文酈善長序水經之注李公輔霸
朝集序胡義德統萬城銘並皆韻協笙簧香含蘭茝乃
羸蹠見采轉擯飛黃魚目全收反遺徑寸觀其別擇似
亦未公且如陸敬輿蘇長公四六之文本匪正宗祇成
別調狃於耳食震彼盛名摭摭最多尤爲無識要其源
流畢具鉅細兼該雖刪存偶有小疵而尋檢要爲佳本
準繩既設仰般爾以揮斤正鵠高懸待甘逢而學射較
之王銍謝伋之好爲附會鍾惺孫鑛之妄肆譏彈者不

猶愈歟此書舊爲鉛山蔣心餘先生所評板多漫漶重
加剝刷俾永流傳若夫規模第舉一隅而運用極乎萬
變水之流也無盡而挹其源者各有淺深火之傳也不
窮而分其光者彌加赫燄倘由此書而鑽堅窮奧領異
標新易舊壘而不主故常登長竿而更求進境覩奚仲
造車之妙別創飛輪聽成連奏曲之音遞翻絕調斯則
神而明之觸類而長之僕有未能以俟於當代之君子
楚庭耆舊遺詩再續集序

曩者先君子嘗偕伍丈紫垣方伯同輯楚庭耆舊遺詩
凡三集共若干卷後又欲廣爲再續集未果先君子嘗

謂宗浚曰汝他日必當成之今年秋始與方伯喆嗣子
昇比部同輯得若干卷刻既成爰弁其首曰嗚呼昔彪
固史才備諳漢事善邕詞翰增譽蕭樓夏侯則代守經
傳渤海則世工筆札古人之事則既然矣若宗浚者涉
獵罕精行能無算魏公存篋之笏覩之而增哀晏子鑿
楹之書讀之而未徧自惟荒陋安敢妄續先人之著撰
哉惟是昔在髫齡荷蒙面命雖窺管自慚淺隘而析薪
敢勿祇承加以粵中諸老宿或京兆營阡或少微殞曜
修文者既主遮須之國證果者復還兜率之宮中岳峰
摧長淮水涸屬者獨者頻增斂魄之區窈兮冥兮空賦

招魂之操哀其形骸已盡而姓字翳如憶鏡杜之曾題
幸羽陵之未蠹青枝黃鳥謝法曹第賸孤吟春蔗江魚
孟山人奄終長夜然則拾其遺稿付彼梓人抑亦後死
者責已猶憶鱗辰入塾綺歲趨庭先君子嘗訓宗浚云
選一鄉之詩與選累朝之詩有異其或專集哀然文名
早噪左太沖之詞賦曾競寫於洛陽溫鵬舉之篇章竟
流聞於吐谷斯則芟繁擢秀別臚存真勿震於沈約之
虛名勿惑於吳均之偽體王摩詰言言珠玉只稱觀獵
之篇何水曹字字笙簧僅錄咏梅之句此因詩以傳人
者其例固宜稍嚴也亦有臺閣鉅公奎衡下土或未嫻

吟咏或絕罕流聞張巡則五律僅傳祖詠則兩聯已罄
袁彥伯風流自賞第存詠史二章東廣微博洽多聞祇
贖補亡數什外若唱酬多暇連綴得書溫飛卿漢上題
襟羅公福月泉結社韋迢郭受附杜集而遂得播傳潘
子頓生經蘇句而獲登題品既備鄉關之典實足徵耆
舊之風流此因人傳詩者其例轉宜稍恕也若夫攘利
之徒噉名之客借緹油而媚俗投綾刺以溷人陳太邱
交道太寬魏伯起抑揚自恣脅陶奴之貴勢遂增虛譽
以相加受蜀賈之餽錢或許微名之附列此譬之承祚
求米孟堅索金其事則殊其心則一時賢有此幸勿倣

焉今茲甄錄搜羅悉遵前訓然已愴甚廢我悲深薦芟
誦顏光祿過庭之誥尙憶提撕讀王右軍誓墓之文已
慚祿養痛哉痛哉比部玉管工吟金籟守學夙傳子駿
之業共抱皋魚之悲延訪編摩輒同商榷昔司農注傳
稿本付於服虔燕國撰書參訂許平韋述以今方古先
後同儕嗟嗟駟隙難留駒光易度漆園吏比於過客大
雄氏擬於搏沙俯仰卅年老成頓盡鮑墳嗚咽又唱新
吟劉豕光芒倘存生氣徒抱桓司馬生前之志空贖張
季鷹身後之名爰彙一編俾傳千古其先君子詩暨方
伯粵雅堂詩亦並錄焉仿秀水朱氏長洲沈氏例也尙

擬蒐求故事別成梓里遺聞之書聊爲敘述生平特仿
柳州先友之記

國朝駢體正宗二編序

夫虞廷彰采必資黼黻周室合樂備陳笙磬文之有駢
儷也其殆與散體文分道揚鑣各有千古者乎

國朝寶露鍾符慶霄薦祉人矜鮫杼家有驪珠若南城
曾賓谷所撰駢體正宗固已橐籥千家鑪錘百氏者矣
僕於童卯卽嗜是編舉掇其枝條饜飫其膏馥置之枕
內殆如鴻烈仙經貯入帳中卽是論衡祕本獨惜其於
近賢鴻構未及搜羅嘗擬續編以垂久遠中更多故作

重光不煥常武載賡射豚獨而摹周鼓之文和魚鳥而
進漢饒之曲呼延既靖鐫裴岑瀚海之銘軋犖已摧勒
元結浯溪之頌蓋又比烈斯克追蹤揚馬者焉僕也奏
吳歆而未工見秦炙而同嗜晨鈔暝寫所獲遂多箏琵琶
簫篳奏法曲而備具眾音橘柚檀梨入仙廚而宛同一
味凡文若干篇都爲若干卷嗚呼歲月邁矣今古遙矣
搏沙何定激電何常作者牛毛成者鱗角專集流布曾
有幾人或有裂緘補袍糊牆投溷王楊麗藻亦幸獲收
於李昉之篇班蔡小文或轉散見於章樵所錄然則此
篇也雖復零璣是拾寸衡堪嘗苟其果脫於哀蟬安知

不並懸於日月所慮者見聞尙隘甄錄偶疏過晉肆而
莫辨驪黃入崑山而未搜鼯采斯有待於後賢之掇拾
同志之摧商耳至謂其高下在心去留失當鍾磬品隲
憎沈約而大有微詞韋毅搜羅薄杜甫而罕加選錄斯
則名山自有定論曷日可以證盟仲尼有言夫我不暇

李研卿前輩遺集序

當道光咸豐間以文學詞賦雄視海內者曰翰林李公
公諱應田字研卿廣東順德人少藉榮膺長尤警悟誦
詩終卷獨欣鳴鹿之章筮易一爻已解觸羝之義嘗與
沈伯眉學博許青皋茂才等倡設越臺詞社刻鏤風月

消搖林澍爲篇作諡將扇裁銘一闕之傳織於蕃錦一篇之成題於市筆名流士女咸賞誦焉咸豐二年成進士入翰林逾年散館授職檢討咸謂驥展程遙鵬搏風大而公負權奇之氣懷苒若之才謝安殺饌豐盈王陽服車鮮麗往往徵歌桃葉選舞柘枝車子當筵偃童雜坐負錢萬貫酣寢自如潤筆千緡須臾立盡未幾自請効力河工而公亦心力交瘁矣其在東河也與庚子仙河帥託撫塵之契運舉燭之明殫慮鉤稽悉心姦晝然值水衡告匱漕輓久停公遂以道員催餉兩浙當是時鯨窟之餘凶未戮虎林之烽火森然于思于思爭懷棄

甲獨漉獨漉空發長謠全家同避繳之鴻八口類辭巢
之燕公既切晨風懷歸之想兼抱露車橫流之慟雖泯
始平作郡之戚彌鬱睢陽殺賊之心竟以微疴奄終館
舍蓋先杭州之破纔二十餘日也嗟乎如公者向使其
厯臺省踐闈闈必能丹青許謨黼黻河漢卽不然而駁
厯繁劇都典一方召杜之政績陶劉之勳閎風流宏獎
豈伊異人而顧戢翼一棺羈魂萬里是殆劉之遘命遭
離巽崔明霞運值角張阮隗有賦難拯於趙岐經緯莫
承竟衰於杜篤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生平著作甚夥不
自珍惜碎等於補袍悲同於投溷茲之所錄十不逮一

如覩斷錦雕績滿目如聞絕絃淒鏘盈耳雖規撫未備而馨逸自存言言馥蘭苴字字振環珮顧論者猶或少之謂從掇拾之餘殆匪精神所屬殊不知韋孟二詩史岑一頌祖詠兩聯亦登唐選陸賈二篇備錄漢志傳索靖者僅有月儀一帖述王少者惟稱頭陀一碑李陵蘇武第聞錄別之章徐樂嚴安僅見上書之作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公之子肇初茂才爲先君子門下士恪守父書擬刊琬槧來索弁序因書以遺之

葉蓮裳遺詩序

宗浚旣爲葉蘭臺前輩編校其尊人蓮裳丈遺詩若干

卷爰弁其首曰粵若圓穹降精光煒所凝爲景爲卿富
媪効靈瓌美所呈爲貝爲晶爰初太始賦物定形孰稟
其秀是稱才英能以寸管緯其七情是情也萌於屈宋
導於蘇李盛於左潘縟於徐庾侈於盧駱曼於吳富拓
於溫李靡於楊劉當其歡忻流連闡緩舒暢怡儼寬容
叛散牢衍有若暄禽振吭野繭抽緒千石之醞醺人則
醉九光之珠照人則麗玉煉而煖金鏗而寒擗絃導和
激管流脆斯其愉也又若哀憤牢愁煩冤咈喑噎暗歛
獻靈歎頽息有若幽瀨淒咽迴風怒起羈雌愁牡援木
而泣山魑社魃踞崖而吟沙鳴石飛日陷星墜九幽潛

翳萬竅播號斯其悴也昧者不察詆爲淫哇庸知塗山
候人亦稱豔曲皇娥倚瑟抑何哀怨彼蒲荷逸韻蘭芍
遺風東門菅麻之詠西方榛苓之慕世無魯叟將不列
於風雅乎葉丈蓮裳固深於情者也素擅倚聲間爲雜
體纏絲以取韻演迤以極態當是時宇內晏謐海隅清
平擊楫珊瑚之洲停船翡翠之浦么鳳一闕紅螺百觥
酣娛淋漓跌宕歡恣醉墨狂草交馳遞飛誦其詩猶可
想其豪興焉至於安仁竟篔之感嗣宗詠懷之什亦復
度疏古愁擷摘今豔瓊想紛集瑤情自芳其視屈宋以
下不知何如然而木之滋也核焉而芽根焉而榦條焉

而葉蕊焉而葩馴至於蘊靡森纏連蜷曲局碁尊萬品
峩亭百叢各賦軀形各殊質性不必強同也余校此卷
時適初冬獵颯撼扉積雪集廳哀柝警寐昏鐙照魂晨
雞喔喔疑爲桓山之鳴落葉蕭蕭如聞蘭陵之操循誦
再四旅愁頓消忽若泝洛浦而弄珠光曠若登增城而
殮玉液嗟乎聲律之感人乃至是耶後有集章莊之麗
情錄陳起之小集者當有取乎爾

顧幼畊丈詩序

夫夔牙奏律而陰陽之妙寓焉秋儲對奕而正變之用
神焉百工技藝咸有道存苟非其人罕能超悟惟詩亦

然辭者道之華也道者辭之本也入於無間出於自然
是以螻蟻瓠鬢莊周騁其寓言龍鳳虎豹劉勰侈其鬱
采非夫思窮幼渺精穿溟滓者孰能察之昔杜少陵云
清詩近道要旨哉其論詩之祕鑰乎知此者可以讀吾
幼畊丈之詩矣惟丈蚤奉庭誥長承門業誦亡書之三
篋識奇字之千名鉤擿徧乎孔流鑽研窮於班藝阮裕
曲躬二郡惟辨山貲劉虬甫得一官便思退隱嘗一爲
丞尉旋即棄去心弗善也旣寓劍南遂依戎幕吳國男
子自負奇氣紅陽貴侯重爲揖客先後若崇文勤公吳
勤惠公均推重焉其爲詩也濬發襟靈萌概忠愛神崖

孤秀天籟自鳴桀然特出邈焉自遠綜其行跡頗近玉
溪託詞華嶽之函寫恨渚宮之曲松州雪嶺則有感成
篇滄海藍田則無題致慨至於感遇同於張相言情類
於陶令排比得浣花之神模範仿康樂之作蓋又神鋒
千灌美曲九成擷彼菁華發爲鴻采匪僅角温段之繁
藻開楊劉之別派也已然丈嘗自謂少獵浮名雕華自
喜中更變故哀樂無端返求治性之方始得立言之妙
凡夫景象之暄淒山川之倏詭世故之忻戚物產之瓌
美蟠鬱於胸次鏘洋於筆端恍兮若鑑輔燭而純鋼成
儵兮若寶鼎開而神丸躍匪膏其貌而理足者貌豐匪

瑑其詞而意充者詞愜嗟夫此其殆技進於道者哉每
歎兵燹以來風雅漸替膏粱世胄棨戟穹官業躋九列
之班始倣五言之製任彥昇拙於用事何敬容未解屬
文固無論已卽有咫聞之士綴學之儒依附鄭許鑽研
洪趙坐作聲氣妄騰譏嘲凝重則體類疥駝拘墟則製
同跛鼈獨茲鉅製無讓昔賢標情幽遐造詣微至近聞
習靜頗喜安禪緇貝笈之遺經繹蔥河之祕旨夫冒暘
日於重趼之路者庇一葉而卽歡凌洪飗於萬頃之波
者獲一壺而亦喜丈淡情榮利謝迹馬羈理契於勝因
趣同於懸解蓋有託而逃焉匪徒曰禪悅已也浚聞道

恨晚濩落無成猥以世交獲聆宗旨猶憶在粵晤朱眉
君舍人在蜀交方子箴前輩皆丈詩友也今者落月如
昨滄波渺然歿者九原生者萬里而丈以眉壽通彖靈
光巋然王筠爲後進楷模裴秀是儒林領袖西南壇坫
賴有主持僕以王程又將錄別奉教日淺相思日深我
勞如何願言則瘳所望元稹酬唱藉郵驛以長通高惠
夢魂邈川原而不隔爰序丈詩而并述涯略如此嗟嗟
眉君往矣子箴前輩今在淮上固與丈同以詩鳴而於
道有得者也異日當以此序質之

孫吉人大令詩序

吉人大令出其詩卷屬余勘定余曰君固善畫請卽以
畫喻可乎今夫畫者構象於微茫遊心於冥蹟惟淵惟
嘿不動不聞當是時澹如也奧如也及夫興酣舐墨神
到揮毫寒暑變於筆端風雲生於腕底棲煙疑活潑水
欲聲王維之山石能飛荆浩之峯巒逼肖豈必規規於
形似哉蓋惟積之者厚故勢健而氣雄造之者深故韻
舒而神憚聲音之道何獨不然君羸沒嗜學虛和宅衷
少耽吟詠早逢喪亂憑弔鬼殤崎嶇鋒鏑山哀浦思霜
惻露酸時抱牢愁鬱爲危語旣而河海夷晏晷緯効靈
遂中甲科連膺赤緊簿領無悶弦歌靡輟有南陽坐肅

之風西蜀中和之頌焉其詩也岌然春麗綽爾秋清導
源於漢魏傾瀝於唐宋襟託遐曠興會超舉並聞之五
華之山澗滄之水孕瑤毓貝騰躍白寶欲霧蒸雲卷舒
萬派含甘吮滋實多佳士靄秀所挺其在斯乎或疑曰
君綰符百里綽有循聲于蒞之歌浚儀之像會昌之集
林鐘之銘騰躡景光此爲初步雕蟲小技又奚算焉余
曰不然夫揆情榮利者則冰炭戰其胸混迹和光者則
袞蘿一其趣假使謫仙不貶於夜郎元亮策名於宋室
少陵獻賦躋稷契而黜朝班務觀從軍並張韓而開幕
府其超雋之思忠愛之意又曷嘗少減哉筠爾孫君介

然離俗篋中之作可傳千秋世上之名足敵萬駟是宜
登游凱矯崇賢顧乃繫匏一官泛梗千里世無人兮誰
若知矣羣飛刺天鳳秋秋矣敦洽進御夷嬙曠矣藜棘
撻撻芝蘭棄矣勉砥其行以昌其詩毋隳厥功毋黷爾
志若夫慕貴三旌希榮六戟閃掄煙視折脅歛肩者吾
知君必不以彼易此也質之深識當韙斯言

郝吟仙廣文蜀游草序

昔韓太傅云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
意者好麗是知聲病之作萌抵性靄寄愉春溫積恨秋
悴曹劉高邁斯發響於慨慷潘陸雕華故鐫詞於縛靡

詩如其人信不虛矣吟仙廣文劣本瓌奇長尤醜管包
后橐之夷軌藹淵騫之至行若其孤標霞峻雅志風舉
守檢繩屣謝形袞攷亭亭遺俗之懷皎皎逸羣之槩子
桑戶裏嘯咏自娛晏嬰庭前塵埃不埽意豁如也至於
結契雲霞論交湖海推誠相予投分忘形詎重弦韋情
均膠漆一言所感僑蔑訂其古權一語所投董墨解其
紛嬈是以章縫送抱英逸傾衿見蘇桓公者呼以大人
仰汲長孺者推爲長者殆今之陳仲弓黃叔度歟昨者
辭京國指蜀川驅車抱犢之山擊楫惡駝之水河冰晝
解竹箭安流嶽霧朝含蓮花宵映旣過灞漣遂逾棧閣

山川詭異岡巒塊徑仄入地石竒到天簇嶺攢而齊
肩橫峯起而妨肘壞雲似蓋淦淦於車側激淵若鏡
瑟瑟鳴於鳥底發皇耳目觸寫襟靈竒賞旣洽佳製遂
夥妙中商徵動合模範願乃意切摛誦形若茹藥自言
髻鬢未解聲歌享帚是珍擊轅偶唱嗟夫春鳥弄吭諧
均於韶濩寒木發榮奪豔於桃李莫不振竒獨出託體
自然音籟偶鳴芬馨無絕烏在櫛比華采銖稱字句繁
音囂促冶容修嫿而後謂之詩法哉且詩者何性情格
律而已君秉志神邈故穆如儷於清風敦履璞沈故誠
信同於皦日若乃睠念鶴原之親寄懷嚶谷之友負思

幼渺屬詞深婉性情篤摯孰能企之以此逸才鏗而不
舍冥心獨遣生面自開雖託始涓流而終逮溟渤行見
高適晚歲自工吟咏侯喜中年益振聲譽殆不可及已
君需次冷官將旋故里吳中霧淑實跨海裔神區奧衍
平野阜沃北望淮泗埃塵瀕洞蓋楚漢構爭之場也南
眺建業陵殿蕪鬱蓋齊梁閨霸之基也時或憑弔遺址
歛獻舊躅標詞瓌拔振藻清警鬱奇思於青霞發清歌
於白日游覽閱歷當有英篇即使躑躅寒氊徧徠下邑
類漢陰之忘世甘河上之止足適志皋鼓延賞林漱斯
晨斯夕以詠以陶堰水數叻或堪種魚蒔篁萬竿可冀

饒筍選勝覓句搜奇奏篇則異日者王裴輞水之吟皮陸松陵之集足稱作者無媿古人宗浚雖才謝士安嬾逾叔夜猶樂再爲序之聊書簡端用證靈諾云爾

鄧嘯篋十國小樂府序

夫登廣武之墟者慨然而興嘆過彭城之地者愴然而動悲情以苦而多傷志以幽而善感況乎覽古戰爭之局軫懷興廢之場者哉吾友鄧君嘯篋譽推鳳毛才振麟角風流自賞頗類袁羊哀樂無端殆同衛虎嘗出其所作十國小樂府示余而不禁欷歔累息矣假使玉牀不動寶鼎常留紇干之雀無驚蜀道之騾靡駕曲江宮

外仍事娛遊興慶門前依然受賀則亦恬嬉共樂娛讌
相安已耳若乃國柄已移朝綱日靡君甘守器臣慣竊
鈎主位危於贅旒時局同於累卵九閭宦寺私哺血而
定盟十宅宗藩慘斫屍而並棄冤魄並沈於白馬讖謠
竟應於赤牛於是建牙樹纛之雄危帽散衣之輩茫茫
波沸慘慘塵昏彼思竊號於齊秦此欲尋戈於斟灌祝
魘祝魘惟傳殺戮之歌得脂得脂遂兆魚羊之變天時
人事尙可言乎乃有鋒鏑時交淫昏迭逞狼同蜂準毒
比蜃精或置招寶侍郎或號摸金校尉隳膚鑿眼殆同
孫皓之刑棄骨殘骸未異樊崇之酷慘甚東陵之膾虐

過北寺之誅嗟盡族於荆軻嘆焚尸於鮑佐澆來秦獄
未必愁銷瘞去趙坑猶聞冤結能無酸鼻豈不痛心又
若境宇粗安奢華漸熾慣隨牛飲私問蛙鳴斟濁酒而
勸長星結綺閣而臨璧月龍舟夜宿處處煙花麝壁朝
塗重重霧靄脂碓粉田之豔麗彈棊蹋鞠之風流臨河
則谷利舟移幕嶺則趙佗錦盡輝煌美飾長搖九子之
鈴茗芋酣醺但醉二郎之酒莫不鳴雞置埭鬪鴨開闌
偕振子以遨遊禱祇神而籲福阮佃夫園池邸第並許
給求呂文慶歌舞綺羅幾同供御此又足資憑覽可動
歛歔者也烏乎陵谷已遷星霜幾換指銅駝而太息榛

棘森然化元鶴以歸來人民安在猶憶昔日者蛇豕構
孽燕雀偷存同坐井之自誇謂覆甌之罔缺山川險固
思憑牛首之峯歲月遷延且作龜茲之樂未幾而甫聞
孟入又唱檀來辱銜組於牽羊慘焚樓於射雁井中玉
璽半付沈淪牀下羽書徒通警急亭壁少藩籬之固官
守無奔問之人投江則浮桡先來度嶺則請纓又至荷
荷呼後竟莫乞乎神靈惻惻歌殘業相隨於覆敗徒使
荒臺草沒廢礎苔枯烏啼建業之宮鹿走長洲之苑銷
沈斷瓦難尋舊字於鴛鴦零落文襦半逐飛灰於蛺蝶
壞殿則調鷹客至空陵而帶劍人來朽宿火於昆明蹂

殘烽於平樂斯則游仙夢短莫求蠲恨之方證佛緣深
空嘆微塵之劫者矣今者殘局屢更前蹤亦換黃龍北
狩何殊執梃之羞朱鳥南招殆甚牽機之慘固見廢興
之迭嬗亦徵報應之非誣嘯篋擲地才高揆天藻逸寫
茲長恨緯以短謠事殊劍閣之興悲例仿津陽之自注
搜訪於殘跡斷碣畧有異聞感懷於鐵鎖降旛信誇傑
作悲涼直敘如聽勅勒之歌離亂悽然勝讀太清之紀
吾知後之覽者其將以是爲雍門之琴乎抑將以是爲
燕水之鏡乎

陳朗山丈詞序

詩詞之道異曲同工或乃彈壓三才牢籠九有極揆張
之詭製窮幽窅之精思句洪音以振鯨蔚高采而翹鳳
若是者則詩爲宜又若託意微茫選聲幼眇淡永以深
其味妍麗以寫其姿曳孤響而繭悲振清吭而珠串若
是者則詞爲宜自非手握龍璣胸涵鴛杼獨標正覺屏
絕淫哇何以究簫譜之真詮領琴言之別趣也乎陳丈
朗山系原鐵嶺家近珠湄青管風流舊傳佳詠黃衫豪
俠早噪狂名有王郎抑塞之才同阮公韜晦之感江湖
遠適閒蹤殆類於白鷗邊塞關心壯志本儕於青兕詩
歌而外兼擅倚聲逸思不羣夙懷自遠當夫三城多暇

五管無塵北里徵歌南樓買醉嬉春杏墅選夏蘭湖燒
絳蠟以成堆擁錦裯而自暖撥弦便唱齊聽子夜之箏
賭酒偏豪屢注尉遲之蓋固已紅牙按出烏角翻成么
鳳詞工摸魚調逸付旗亭而使奏有井水以能歌及乎
海國狼烽江城鶴唳聽鷓鴣於驛畔哀曲頻聆尋蛺蝶
於臺前劫灰已化空城薺麥故院楊花夢斷樓箔愁生
戍鼓况干戈其擾攘復身世以蒼茫梁鴻則避地年年
王粲則從軍度度一官雞肋曾住燕山萬里鯨波又經
瘴海朝窺蜀鏡夜拂吳鉤昭彘肩而空鬱壯心騎鶴背
而難償夙願九河汗漫無非注恨之波八極縱橫孰是

埋憂之冢固宜其激昂善感倨側頻吟者也其寄興也
豪故其振聲也逸其蓄懷也隱故其標趣也幽其詞也
婉約多姿空靈善變如雲邊吹笛清響四流如泉底織
綃竒文自炫是蓋近從朱厲遠泝姜張莫不披厥枝條
饜其膏馥澄心自運生面獨開鍊仙氣以輕霏超禪心
而雋悟雖復函牛寸鬻美擅八珍威鳳一毛采兼五色
洵足傳已顧嘗見丈詩迅驟濤驅欲張霧涌撐霆裂月
拔地倚天獨於詞則嫋嫋餘音泠泠振韻訝襟靈之各
別疑格律之過嚴則豈知鼓鐘發響於噌吰而箏管之
悠揚自饒雅奏絺錦炫華於亂費而縑紈之麗密別具

新機體製既殊指歸自異惟其軼材無兩故得餘技能兼又奚必楚舞悲涼燕歌慷慨銅琶鐵板弔故壘而傷心翠袖紅巾對孤烟而搵淚唱出淘沙之曲譜成破陣之章然後爲跌宕多情淋漓滿志也哉宗浚閒嗜謳飲未諳聲病忝崔駟之世誼登劉兆之高門獲侍雅言辱承委序呼郗純爲小友屢荷品題許丁廩以知音竊疑過聽辭不獲已良用恧然謬以籥言弁之簡首明知戚施本醜聱耳難工然竊自幸蚊芒蠅翼之姿得以附驥旄而千里也

蜀秀集序

夫井絡之維其光儵煜下臨七曲是主文明斯天綱所
包也嶠山之水其源渾洮遠洩四瀛浩無際涘斯地絡
所互也是以孕靈川澤轍秀巖谷若鹽井火井之奇錦
官橘官之富金砂鐵礦之饒邛竹蒟醬之異櫻柑棧桂
之植麋麋犀象之產左思所賦常璩所志夥够駢田博
哉其言之矣其在含靈則爲才士觀揚馬之在漢陳李
之在唐有宋理學則魏張功烈則虞范詞翰則蘇文史
學則王李以及元之虞明之楊莫不燿朗前史纏連曩
籍人才之盛孰能逮之

國家八風專通九寓和晏一時蜀才蔚起在廷則有若

張文端公周文恭公等龍驤鳳逸參化於內在邊則有
若岳襄勤公楊忠武公等虎桓鷹獵宣力於外獨於文
學尙少專家或有軼材未能深造意者中更兵燹稀伏
勝之藏書地遠中州鮮尹珍之受學也乎曩者制府盱
眙吳公學使翰林前輩南皮張公慨然憫絕學之榛蕪
悼儒風之寥闊創興黌塾榜曰尊經妙選時髦量加程
校凡夫窒衡宿彥鬻序英才咸願過馬肆以嘶風躍龍
門而跋浪矣余以軀材謬持使節雖被高軒之寵實增
短綆之慚閒嘗召巾褐以談文偕章縱而樹講謂經師
派別遞衍於累朝而正學昌明莫隆於

昭代何則元明以來經學幾絕讀詩欲刪鄭衛注易妄
擬義文肆彼梟聲競爲狗曲今則顯門名家實事求是
博稽制度述先後鄭之微言考究形聲補大小徐之舊
說或有豐坊厲傳梅賾偽書衛包妄改之文孟喜私更
之說證其同異析彼源流若籟引絲如縈揭路自標新
意援周官破字之條兼采眾長仿左氏調人之例是曰
講明訓詁之學其善一也晚近數朝史才罕覩鍾伯敬
之所評點尹起莘之所發明識類童駮論多狂僭今則
旁羅綿裘洞啟鈴鍵溯舊事於帝魁補軼聞於臣瓚解
詮音義則蘇林晉灼古說兼存糾證謬悠則吳縝劉敞

異文備錄或有蒐遺訂誤提要鉤元補漢表者直溯能
方釋涑鑑者遠踰史炤博徵金石知五季之恆有僭元
槁考地輿問六朝之孰爲僑郡匪憑臆說咸有據依是
曰考證史傳之學其善二也儒通三才先明輿蓋學綜
六藝兼及數書有宋以來俗士麤材知者尠矣今則偃
矩仰窺坐測恆星之表叩圖可按旁窺裨海之區半甘
石所難知並酈桑所未悉以至龠升舊數鐔臘遺形摹
窆銘而識漢儀驗銅尺而知周步辨明反紐正華嚴字
母之書比較弧弦溯師氏旁要之法是曰稽求器數之
學其善三也自勒石始於蔡邕刻經肇於田敏其餘古

籍流布尙稀今則七略條分九流昉列或摘其粹語略如馬總意林或彙作鉅編幾等左圭學海以逮荀費之易轅嬰之詩尸伎之編劉珍之記孫鼓微書之祕說譙周古史之殘文罔不珍彼碎金集成美貝嚴刊帝虎細校焉烏又豈僅相臺舊本刻自

石渠足利新篇揆從海舶已哉是曰校刊經籍之學其善四也文章流別選始蕭樓近代諸儒各精考訂辨高唐之誤字證骨母之訛稱導非導而難遵蘋近蘋而易混固已鈇規紕繆剗削支離矣至於搦管屬詞咸知體要溯詩源於漢魏並追建安七子之風仿文體於周秦

不泥茅氏八家之說，箸駢儷者，薄歐蘇而尊庾鮑，學倚聲者，賤辛柳而祖姜張，軌轍靡歧，波瀾莫二。是曰講習詞章之學，其善五也。或疑曰：場屋之文，實惟制藝，但求合法，不尙新奇，今乃課之以掣經，引之以讀史，旁兼諸子，下逮百家，毋乃所業非所試乎？余應之曰：不然。夫經史者，乃制藝之根柢，而非有妨於制藝者也。譬之過倉，困而羨茨，梁不若力，田逢歲入，廛市而尋琛貝，不如採礦求珍。今之學者，誠使植柢詞林，探源藝海，九能悉備，五典咸該，雖良玉以深藏，究祥金之自躍，幾見常楊麗藻，難躋鳳閣之班，孔賈高才，久困鵠袍之試也哉。若乃

黃花誤讀白及不知疑封膜本屬畫工謂孟堅未登文
選此卽使濫竽或奏贗鼎容欺久同沒字之碑妄廁登
科之錄正猶獲禽倖中終殊善御之王良說馬偶諧豈
勝能言之衛賜俛得俛失何足重焉今者諸生焯掌專
精齊心嗜學歲歷三稔製逾千篇爰彙菁華都爲一集
如遊錦市披純纈以千重似插珠林收美瑄之六寸若
夫通經所以致用學古所以入官行見桓郁名家獲參
禁近黃香驟貴高議雲臺平當以明禹貢而治河董相
以習公羊而決獄必有勒鴻勳於策府効獻替於承明
者卽不然而鏟迹遐陬發聲幽藪訂藏山之業望重淵

騫著仰屋之書富逾陶頓千秋無恨一卷足傳此又各視其人之遭際矣

芸潔齋律賦試帖自序

夙聞高要馮崧湖中丞師談藝曰圓健參差斯學篆書者之要訣也清轉華妙斯論駢體者之正宗也若夫應試詞賦佻冶者既有乖正始之音喧囂者亦莫協咸池之奏祖詠之詩纔四語固屬輕浮劉蕡之策近萬言亦難繕錄求其摛華摭實澤於古而不戾於今者其必工雅細切乎夫臺閣之文原有定則思竭者則患隻輪難對詞費者則疑碎錦莫裁卽有倚馬千篇雕龍萬字而

或詩咏媿隅究嫌怪異賦擬阿房終鄰詰屈茅屋酒旗
之制豈似王言瑤臺閬苑之章殊非莊體斯不工之弊
也亦有杜園賈誼絮聒不休開卷王昌浮僂自喜向天
門而掉臂氣太粗豪詠太液之波翻詞非吉瑞以及是
耶非耶之句克長克君之文誑者謂其忘親評者指爲
衰語斯不雅之弊也外如用事多訛遺詞偶舛謂陶奴
之果爲賤隸忘杜度之本匪嫌名援据偶疏卽貽口實
甚至蚋脚蠅頭之用蜂腰鶴膝之稱或童丩能諳而臨
時轉謬妄學漢碑之別字致豐豐而莫分誤沿閩土之
方音強歌豪而合韻斯不細之過也又其甚者詞悉喬

皇論皆調暢牀安牀而曷用繒緣繒以徒工描摹則大
誥歸藏點竄則生民清廟虹梁雲窠宮殿與寺觀同稱
學海詞峰韋布及簪纓等用此雖不必全偷沈約暗襲
陸機而褒衣大袞概可濫施吐核棄渣了無餘味斯不
切之弊也去斯四弊運以三長識精則意邃而格高才
大則詞雄而氣舉學富則采贍而骨豐庶乎抗墜諧音
穠纖合度者矣宗浚屢承訓誨粗識津涯業蒙向栩之
嗟稱兼荷李康之指授繼乃躋蘭省直芸廳橐筆摘詞
分曹拈韻輒被鉅公獎借猥承朋輩揄揚李華製就荷
蕭穎士以品題杜牧撰成值吳武陵而激賞迨乙酉歲

巡儲滇嶺憑軾觀風簿領孔多楮毫遂輟今者

聖天子開延閣臨邇英合虎觀之羣儒赴螭坳而奏藝
而宗浚以幹材遠宦僻守一隅如馬談留滯於周南莫
陪封禪如嚴助剖符於甌越久厭承明眷戀

闕廷彌增翹企而或者惜甘逢善射末由矍圃呈才斐
樂清談不獲華林樹講鄙人忖度竊不謂然夫工拙者
才能亨屯者運命如其亨也則飛騰仕路無殊擲骰得
盧如其屯也則坎墮中途何異著靴射鵝矧宗浚進不
肯梯榮干譽退未嘗絕物迺時遭逢未值於桓譚沙汰
遂蒙於祖珽其爲蹭蹬亦可知矣設使躋瑣闥挾緹油

有不類於山濤之暴腮而鄧展之中臂也乎惟是昔在京華殷勤講習凍絲七尺乃顯文章刻楮三年始工摹仿明知擊轅近俚享帚非珍以昔嘗耗精神靡心力於是中不忍棄也爰分爲兩集共賦若干篇詩若干首甫欲呈材郢匠獻寶薛門而中丞師遽已虞殯早歌仙龕遠返窺其故篋殊乏茂陵之藁撫其遺幃聞殉法華之經黃麟下而難留屈子之駟白馬來而悵望庾公之旒啜其泣矣能勿漣洏至於日下名流雲間碩彥昔年聚首送抱推衿較量是非商證得失何圖蹤迹倏爾分張一在天涯一居地角亦擬裒巨帙而託徐陵之寄綴小

文而求丁廙之詞而歲月不居山川悠緬瞳矓日空
望長安渺渺滄波已迷仙島病雛振響詎求徹聽於鸞
鳳羸瘠登程未敢隨蹤於騏驥語有曰孰爲爲之孰令
聽之伯牙所以絕弦獲人所爲輟業漢上之題襟已杳
洛中之重會何時檢錄此編恨然而已

倪耘叻花陰寫夢圖序

於時幽徑霾雨空林閣煙陟釐之苔欲上乎塵榻澀勒
之竹自搖乎疎窗則有倪君耘叻遠辱高軒來過陋室
出其鉅軸徵及鄙文蓋君嘗屬畫史繪花陰寫夢圖取
蔣心餘先生坐花陰將夢寫之語以名焉者也僕識慚

窺豹讀誤呼豨曾匪顓門敢誇顧誤請較量其梗概用
聊代夫噓談可乎惟心餘給札承明致身通顯衣沾宮
露袖染鑪烟君則迹寄閒官心同大隱託蹟蝸舍分枝
鶴巢潘鬢驚多沈圍瘦易此一異也心餘生當全盛跌
宕酣嬉凡夫金谷留題玉山雅集競迎門而倒屣咸詣
座以分闕君則轉徙萍蓬屢經離亂屠鯨海外空鬱壯
心立馬關前未消豪氣此一異也心餘僑居白下返棹
章門蘆外呼舸竹西按譜游筇所至未及嶺南君則泛
鷁梧江驂鸞桂嶠弭節於呼鑿之道移船於拾翠之洲
頗類越唵間爲蠻語此一異也然而系傳迂叟雅喜琴

言居近越臺曾聯簫譜擅金基之體製誇玉茗之風流
當其撫劍悲涼銜觴慷慨祓落花而寄怨按碎葉以催
吟海千尺兮量愁山萬重兮遮恨將刀斷水纏綿多莫
抑之情翻酒洗天激宥有難平之憾爰付聲於鶯管因
寫調於烏絲嫋嫋今情茫茫古夢新荷驟雨翻短弄以
琤琮衰草微雲唱餘腔而宛轉較之心餘銅絃詞之蒼
涼古直者又何多讓也哉由是換羽移宮偷聲減字付
青琴而低唱俾絳樹以高歌時也苔砌雲陰花樓霧重
香片驚墮玉鱗四飛踈條怒撐缺幹交亞招老鶴以相
伴引銀蟾而下來書殘半展之蕉記盡相思之豆曼聲

細度敲回九燕之釵急調俄鏗撼破雙龍之笛用以遣
攄逸抱陶寫幽懷夏洪金以獨鳴吹寒玉而紛碎温八
又之才調絕豔無雙柳三變之篇章銷魂爾許蓋君自
此遠矣或疑心餘所作詞雖屬詩餘間參曲體才情縱
逸格製未純君則清麗溫柔瓣香朱厲守玉田之圭律
挹白石之宗風似乎涂徑攸分波瀾迥別不知以水濟
水味異而派同執柯伐柯製殊而狀一雖淵源之或判
要宗旨之同歸彼有喜瘦者憎肥悅甘者忌苦偏激之
論僕無取焉江醴陵不云乎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
芳草甯共氣而皆悅於魂請援此言以釋紛嬈弁之簡

首并質倪君

受業子壻陳慶蘇校字